

永远未知的盗墓江湖，不可复制的盗墓奇侠

楚幽王陵

糖衣古典◎著

揭开惊天王陵秘密，破解千年风水迷局！
墓中墓，局外局，一墓二主，风水奇谈！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楚幽王陵

糖衣古典◎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楚幽王陵 / 糖衣古典著. —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6.1

ISBN 978-7-221-13103-4

I . ①楚… II . ①糖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6465 号

楚幽王陵

CHUYOUWANG LING

作者 糖衣古典

责任编辑 康征宇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 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13 千字 印张 14.25

ISBN 978-7-221-13103-4

定价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· 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 录

1

齐云坚大着胆子，将头悄悄探出石碑，向石碑前方一望，这一望，差点将齐云坚吓掉三魂六魄。只见一双无神的眼睛此刻正定定地望着自己。那一双眼睛里丝毫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，此刻带来的似乎只是死亡。

在那欧阳平倒地的一刹那，欧阳平身前出现一个只有一尺来高的白色人影。那白色人影站在欧阳平身前，一双手染满鲜血。十根指甲长长的，伸了出来。指甲上也满是殷红的鲜血，一滴一滴从指甲边缘滴落。

水天波眼见那白毛怪物十根手指从墓室青石板中拔了出来，似乎便欲再次扑向自己，当即将这淘沙司马防身的利器淘沙杓拔了出来，然后一个箭步，不待那白毛怪物攻向自己，便已向白毛怪物反攻而去。

水天波慢慢走了过去，拾起了那一件兵器。凝神看时，只见那一根兵器后端犹如一根铜棍，前端类似一个农夫所用的锄头之物。只是较之农夫所用的锄头更短、更细。女人握在手中刚刚合手。



第一章
尸魂引 / 1

第二章
死魂灵 / 23

第三章
盗墓者 / 45

第四章
点穴搬 / 65



第五章
浪淘沙 / 85

第六章
掇魂花 / 105

第七章
辟邪剑 / 125

第八章
楚王陵 / 143

2

水天波、水灵、风冷情三人飞步奔到窗口。举目向窗外望去，只见窗外宽广的大街之上，十来个人正自惊慌而逃，一边跑，嘴里一边还在大声呼喊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毒蛇。”声音之中甚是惶恐。

这般美艳动人的花朵，两个少年还是第一次看到。两人心中都是浮起同样一个念头：这是什么花，这么好看？那火焰般的花朵被秋风一吹，微微摇动，更是让人心醉神迷。空气之中似乎有一股隐隐约约的奇异的花香缓缓流动开来。水灵迷迷糊糊之中，竟然站了起来，向那九龙池边走了过去。

水灵一怔，道：“辟邪剑？”心中有些将信将疑，将那柄辟邪剑拿到手中。拔剑出鞘，只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心中一凛。凝目望去，只见这柄剑不及半尺，剑锋雪亮。火光照耀之下，光芒流转不定，看上去的确不是凡品。

那盗墓之王循着这一处暗道进到楚幽王王陵之中，站在楚幽王恢弘阔大的陵寝之内，不由得心中惊叹，这楚幽王王陵的鬼斧神工，简直夺天地之造化。沉吟数日之后，这盗墓之王竟然生出一个更加大胆、更加疯狂的构想。

三人愕然回顾，只见那两尊碧眼灯奴眼冒碧油油的光芒，正自迈开大步，向三人疾步而来。火光之下，暗影之中，这两尊碧眼灯奴犹如来自地狱里的神将一般，骇人之极。

三人大着胆子，伏低身子，蹲在竖井边缘，继续望去。只见那一只碧绿的眼睛又倏忽之间出现，眨了数下。三人一惊，随即站起身来。那一只碧绿的眼睛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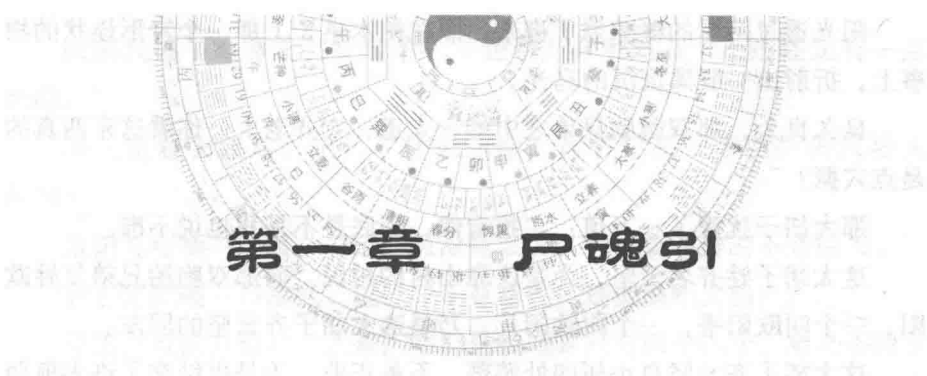
主墓室中，一座用巨木拼接而成的长方形木制底座上面，静静躺着一口长达三十丈、宽约三丈的巨型木棺。王棺巨大的底座上面雕刻着盘龙浮雕。龙体蜿蜒从底座的一侧延伸到另一边，看上去栩栩如生，宛然便似真的一般。



第九章
碧灯奴 / 163

第十章
暗竖井 / 181

第十一章
巨木棺 / 199



第一章 尸魂引

明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盗贼纷起。

湘西一个小小的山村内。

一座破陋的茅屋四处漏风。

这小小的山村只有五六户人家。

每一户人家都相去甚远，足足有几百丈之遥。

这小山村背山靠水，风景甚是秀丽。只是坐在这茅屋之中的三个人却都是提不起观赏的兴致。

这三个人俱是一袭青衣，脸上带着风尘之色。似乎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而来。

其中一人满脸的络腮胡子已经将整个脸孔遮得严严实实，浓密的毛发之下只露出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。

这大胡子看上去年岁不大，也就只有三十余岁的样子。

另外两个人都是獐头鼠目，两撇小胡子，看上去甚是猥琐。

两人容颜衣饰一模一样，似乎是一对双胞胎兄弟。

这二人看上去岁数也不太大，只有二十七八的样子。

三个人都是神情紧张，望着面前一张四四方方的桌子。

那一张桌子似乎是柏木所制，倒也并无任何特异之处。

只是柏木桌子上摆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物事。

那物事只有两尺来长，前头是一个类似锄头的物事，后面连着一根两尺来长的铁棍。

这三人就看着这奇形怪状的物事，脸上神情都大为紧张。

阳光透过茅屋的缝隙射了进来，照在柏木桌子上那一个奇形怪状的物事上，折射出一股黑沉沉的乌光。

良久良久，那双胞胎兄弟之中的一人道：“齐老大，你看这东西真的是点穴撮？”

那大胡子犹豫了一下道：“我看像，到底是不是我也说不准。”

这大胡子姓齐名云坚，乃是这靠山村的村民。而那双胞胎兄弟复姓欧阳，一个叫欧阳平，一个叫欧阳凡，乃是这大胡子齐云坚的朋友。

这大胡子齐云坚自小便四处游荡，不务正业，于是也结交了许多狐朋狗友。

这欧阳兄弟便是其中之一。

这三人自打相识以来，便是臭味相投。每日里四处偷鸡摸狗，玩得是一个不亦乐乎。就这样便过去了十余年之久。

虽没致富，但也未饿死。

这身为老大的齐云坚便有些郁闷起来。眼看着这四处盗贼纷起，齐云坚便也有了一个念头，要投奔李闯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只是齐云坚打听一番之后，听闻要投奔李闯必须要有一个投名状。

这投名状可以是大明官兵的人头，也可以是金银玉帛之物。否则的话，即使进了李闯的军营，也是只能做一个兵卒而已。

齐云坚听闻之后，不禁心中暗骂：“这李闯也太不是东西。不是说有那么一说法吗——杀牛羊，备酒浆，开了城门迎闯王，闯王来时不纳粮。粮都不要，为什么还要投名状？看来也是虚有其名。”

只不过为以后的功名利禄着想，这投名状还不能不献。

这齐云坚便召集欧阳兄弟前来商议。

杀明兵？

似乎那明兵都是成群结队，鲜有一个人独往独来的。而且即便遇到一个独往独来的明兵，恐怕以这三人蛮力也打不过一个全副武装的明兵。

欧阳平试探着问道：“咱们三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？”

齐云坚一颗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连声道：“不行不行，你奶奶的，老子还想再活几十年呢。去李闯那里，也是为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没理由送了性命。没别的法子吗？”

欧阳凡摸了摸鼻子，犹豫了一下道：“有倒是有的，不过还是有一点风险。”

齐云坚瞪大眼珠，道：“什么风险？还有比杀一个明兵的风险大的吗？”

欧阳凡嘿嘿一笑道：“风险虽没那么大，不过要对付的不是活人。”

齐云坚倒吸一口凉气，道：“不是活人，难道是死人僵尸？”

欧阳凡点点头道：“正是。咱们这投名状只有两个法子，要是不想杀明兵，只有拿一些红货献给李闯。”顿了一顿，欧阳凡又道，“你看咱们这三个人哪像有红货的样子？再说了，咱们这附近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富豪财主，即使有，也早被那些义军抢干净了。”

齐云坚一拍大腿道：“你说的是啊，那咱们怎么办？”

欧阳凡眯起眼睛，低低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去西边一百里外。”

齐云坚皱起眉，喃喃道：“西边一百里外，你是说那座公主坟？”

欧阳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正是那公主坟。听说那公主是大宋时候的一位公主，里面一定有不少红货，咱们取了来，献给李闯，说不定便能封个一官半职。”

齐云坚和欧阳平对望一眼，缓缓点了点头。过了片刻齐声道：“此计可行。说不得，咱们现在就走，省得夜长梦多。”

欧阳凡笑着道：“齐大哥，你现在不怕那死人僵尸了？说不定那公主坟里面还有女鬼呢。把你留在那里做她的地下驸马。”

齐云坚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子怕是怕，只不过冲着那墓里的玩意儿，这胆子嘛也要大上那么一回。”

欧阳凡也是陪着哈哈一笑。

齐云坚一挥手，便站了起来，招呼二人，前去那一百里外的公主坟，探看一番。

欧阳凡急忙伸手拦住。

齐云坚眉毛一竖，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欧阳凡笑嘻嘻地道：“齐大哥莫要着急，你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”说着便从随身带来的一个包裹之中取出一件物事，放在面前的这张桌子上。

那一件物事有两尺来长，前端便像一个锄头一般，看上去甚是古怪。

齐云坚瞪着那件物事，足足看了有一盏茶的工夫。

欧阳兄弟站在一边，两个人心中都是七上八下。

齐云坚终于开口道：“你这件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欧阳凡回头看了看茅屋的窗外，透过茅屋的缝隙，只见四下里并无人的踪影，只有山风不时掠过树梢，发出呼呼的声响。

欧阳凡这才回过头来，低低道：“这个就是从那公主坟外面石碑后面得来的。”

齐云坚脸色更加沉了。

欧阳凡低低道：“大哥，这个到底是什么物事？”

齐云坚沉声道：“这个好像是点穴橛。”

欧阳兄弟都是一怔。点穴橛？

这两个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。

点穴橛是什么东西？

两个人齐齐望向齐云坚，目光之中满是疑问。

齐云坚沉声道：“这点穴橛说来话长，是一件盗墓的工具。我只是曾经听人说起过，这点穴橛盗起墓来，得心应手，是一件盗墓的利器。”

欧阳兄弟心中疑惑，俱将目光望向桌子上的那一把点穴橛。

三人目光俱落在这点穴橛上。于是就有了开篇时的那一幕。

欧阳平眼珠转了几转，沉声道：“咱们不管它是不是点穴橛，先去那公主坟看看再说。”

齐云坚点点头，道：“这点穴橛既然在公主坟附近出现，想必已经有人比咱们先到了那里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等到天黑就去吧。”

欧阳兄弟都是点点头。

三人等到夜晚，草草吃过晚饭。眼看暮色四合，四野漆黑一片，这才悄然无声地从茅屋之中溜了出来。

临出茅屋之际，欧阳凡还摸了摸背在背后的那一杆点穴橛，心道：“既然齐老大说这杆点穴橛是一件盗墓的利器，那一会儿到了公主坟那里，说不定就用得上。”

三人看看四下里无人，于是就加快脚步，向西而去。

走到三更时分，月上中天的时候这才来到那公主坟所处的荒野边缘。

远远望去，只见前方数十丈外一座大坟足足有二十余丈，伫立在荒野之中。看上去诡异而又雄奇。

三人站定脚步。

欧阳凡指着那一座大坟道：“大哥，那就是公主坟了。”

齐云坚点点头，心里蓦地紧张起来，手心里也出了汗。

自小便听乡邻说起过这公主坟，只是从来没有来过这里。

齐云坚正要說两句话壮壮胆，忽然听得背后数百丈外似乎有一阵咚咚咚咚的声音传来。

这声音说是人的脚步声却又不像，说不是吧，在这暗夜之中又有什么物事从此经过？

三个人面面相觑，俱是头皮发炸，手足冰凉，心中转着一个念头：“来的是什末？是人还是鬼？”

一时间，三人俱没了主意。

此时此刻，子夜时分，四下里一片死寂，只有夜风从旷野上呜呜地吹过。

而那咚咚咚咚的声音还在不断向三人所站立的方位传过来。

那声音就像踩在三人的胸口上一样，咚咚咚咚……

欧阳凡抬起头，望向齐云坚和欧阳平。

只见二人此刻也正望着自己。

就着惨白的月光望去，三个人脸上也都是惨白的一片，恐惧异常。

欧阳平颤声道：“齐老大，不，不，不会是真的有鬼吧？”

齐云坚咽了一口唾沫，沉声道：“有个屁鬼。”这一句话说出来，连他自己也不相信。

欧阳凡低声道：“齐大哥，咱们去那石碑后面躲一躲。”

齐云坚点点头，三人都不再说话，飞步向那公主坟奔了过去。

转瞬间即到那公主坟前面。

公主坟前有一座十来丈高的石碑，石碑下面是一个石雕赑屃。赑屃上面驮着重重的石碑。

三人俱躲在那石碑之后。

这石碑甚大，三人躲在后面还绰绰有余。

三个人屏住呼吸，躲在石碑后面。过了片刻，只听那咚咚咚咚的声音正由远而近，缓缓向这里走了过来。

齐云坚心里紧张异常，暗暗骂道：“老子不会这么点背吧？刚说到这公主坟偷些东西，就遇到这么奇怪的事情。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鬼不成？”

欧阳兄弟心里也是暗暗祷告，莫要被那恶鬼缠身，祈求那可怖的声音早些离去。

奇怪的是，那声音竟是循着三人的踪迹而来。

三个人大气也不敢出，躲在石碑后面，浑身不住发抖。

只听得那声音渐渐走到这石碑前方。

三个人的心脏都似乎要跳到嗓子眼儿。忽听一个低沉而沧桑的声音道：“在这儿歇歇吧。”

另有一个稚嫩的童子音道：“是，师傅。”

躲在石碑后面的三个人这才心里一松，心道：“既然是人说话，想必不是鬼了。”

齐云坚大着胆子，将头悄悄探出石碑，向石碑前方一望，这一望，差点将齐云坚吓掉三魂六魄。只见一双无神的眼睛此刻正定定地望着自己。那一双眼睛里丝毫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，此刻带来的似乎只是死亡。

齐云坚望着那一双眼睛，似乎望着的是来自地狱里的恶鬼。

齐云坚一颗心在那一刻似乎都停止了跳动。

欧阳凡看见齐云坚探出头去，这一望竟然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心中奇怪，心道，既然石碑前方传来的是人声，便无足畏惧。于是站在齐云坚身后，也探出头去。这一望便看见那一双眼睛，那一双无神的眼睛定定地望着自己。

欧阳凡吓得险些叫出声来，一个屁股坐了下去。

躲在二人身后的欧阳平急忙伸出双臂，将欧阳凡一把抱住，这才没有发出声音。

三个人就那般姿势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冷汗从身上渗出。

只听那石碑前面一阵嚓嚓嚓嚓的脚步声响，片刻之后便没有了一丝声音。

又过了片刻之后，忽听石碑前方那一个童子声音道：“师傅，这个大王八好大。”语声稚嫩，似乎这个童子只有七八岁的光景。

此时，齐云坚已经回过神来。齐云坚再也不敢和那一双无神的眼睛相对，慢慢转过身来，向欧阳兄弟打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二人蹲下来。

石碑前方随即又传来那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这个不是王八！”

那个稚嫩的童子声音道：“不是王八吗？那是什么？”

那个苍老的声音呵呵一笑道：“这个叫做赑屃。”

那个童子道：“赑屃？赑屃是什么？”

那苍老的声音道：“这赑屃嘛，便是龙的儿子。相传，龙有九个儿子，这赑屃便是龙的第一个儿子。”顿了一顿，那苍老的声音继续道，“这赑屃形如乌龟，能够负重，所以一般陵墓上的石碑便让它驮了。”

那童子道：“哦，是这样啊，那其他几个呢，都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苍老的声音笑道：“你这娃娃，还挺好学的嘛，哈哈，那第二个便是螭吻，龙而无角，其性好吞，你看那寺庙里的屋脊两头便是这个螭吻。

老三是蒲牢，形似龙而体形小，其性好吼，故用以为钟纽；

老四是狻猊，形似虎，平生好讼，常装饰在古代监狱门头上；

第五个叫饕餮，贪饮食，故以图饰于鼎器之上；

第六个趴蝮，形似狮，其性好水，多雕于桥的横梁头上；

老七是睚眦，平生好杀，好发怒瞪眼，古时刀、剑的吞口常饰以此子；

老八叫狻猊，好坐，常被置于佛座下，香炉顶上；

最小的叫椒图，因为最小，所以比较娇惯，平常无事便睡觉，古人让它看门，所以宫殿庙宇大门上常有铜或铁铸成的一个衔环的兽形头像，那便是它。知道了吗？”

那童子嘻嘻一笑道：“知道了，师傅。”顿了一顿，那童子又问道，“师傅，你看这石碑后面那一座大土堆又是什么来头？”

齐云坚和欧阳兄弟听着小童不住询问，心里暗暗着急。

欧阳平伸出手，在那石碑上轻轻写了几个字，这几行字写得极轻极微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

然后指给齐云坚看。

齐云坚凑过头去，只见欧阳平适才写到石碑后面的几个字是：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？

齐云坚面露惧色，伸出手在那石碑上也写了两个字：僵尸。

僵尸？

欧阳平脸上露出疑惑，转过头来，望了望欧阳凡。

欧阳凡也点了点头，张开口，无声地道：“是僵尸。”

欧阳凡低低道：“好像不止一个，很多很多僵尸。”

欧阳平只觉得嘴里发干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三个人躲在赑屃石碑之后，内心都是忐忑不安，期盼那老人小孩带着那一大群僵尸早些离去。

这般下去，躲在赑屃石碑之后，和一大群僵尸一碑之隔，早晚会被这些僵尸吓死。

三人心中都是暗暗打鼓，暗自盼望那老头和小孩带着僵尸离去，这时，只听那个苍老的声音笑道：“咱们歇这一歇已经够了，该上路了。路上我再详细地告诉你。”

那童子道：“好的，师傅，咱们这就走吧。”

随即石碑前方便传来一阵赑屃的声音，跟着一阵脚步声响了起来。

脚步声咚咚咚地向西而去。

齐云坚和欧阳兄弟耳听得那脚步声向西而去，心中大喜，心道：“这骇人之物终于离去。”三人心中一块大石落地，忍不住从那赑屃石碑后面探出头去，向那老者和小孩离去的方向望了过去。

只见夜色凄迷，月光匝地，惨白的月光照耀之下，一个驼背老者身穿一袭青衣，手中提着一个铜铃，轻轻摇晃。

那铜铃便发出一阵低低的声音。

那声音若有若无，细细可闻，听得久了，似乎让人心襟微荡，魂魄轻摇。老者浑身散发出一股古怪的气息。

齐云坚不敢再看，向那青衣老者身后望去，只见在那青衣老者身后有七个人。

七个人俱都是头上戴着高筒毡帽，压住眉际，额前脑后各垂下来一张黄纸。

纸上似乎写有字。

这七个人被一条草绳相连。一蹦一蹦地向前而行，每一蹦便发出咚的一声。

七个人同时起步，同时落地。是以便发出咚咚的脚步之声。

月光之下，看得甚是诡异。

七个人背后便是一个小孩。看那小孩身高也只八九岁的样子，梳着朝天一炷香的小辫，跟在七个人的身后，口中不住低低念叨着一些什么。

这一行人看得齐云坚和欧阳兄弟是心怦怦直跳。

三个人目光被这一行人所吸引，竟是无法将眼睛收回来。

只见那七个人之中的最后一个人脑后的黄纸被夜风一吹，飞了起来，落到一边地上。

那小孩随即口中道：“师傅，停一下。”

那青衣老者随即停住脚步。

跟在青衣老者身后的七个人也都停了下来。

小孩蹲下身，去捡那张黄纸。

便在此时，那七个人最后的那一个人陡然转过头来。额前黄纸被风吹开，黄纸下，一双无神的眼睛直直地望向赑屃石碑。

齐云坚和欧阳兄弟被那双眼睛望到，都是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，三个人急忙缩身到那赑屃石碑之后。

隐身在那赑屃石碑之后，三个人的心还是怦怦直跳。

耳听得那小孩道：“师傅，好了。”

那老者嗯了一声。随后便听得脚步声咚咚咚咚响起，那一行人继续向西而去。

过得盏茶时分，一行人终于去得远了。

这赑屃石碑后的三个人这才回过神来。

欧阳平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吐出一口气，道：“吓死我了。齐老大，你是这里的人，你说说，这几个人是什么门道？”

这欧阳兄弟本是辽东人士，数年前才流落至此，是以这当地的事情不太了解。

齐云坚皱了皱眉，眼睛四下里转了转，眼看四野寂静，不再有人来此，

这才低声道：“我看这老头和那小孩就是赶尸客。那几个用草绳串在一起的就是喜神。”

欧阳兄弟都是一呆，道：“喜神？”

齐云坚咳嗽一声道：“喜神就是僵尸。这老头就是赶尸的。”

欧阳兄弟是面面相觑。

这两人在辽东也曾听说过这赶尸一事，只是想不到让二人在这荒郊野外遇到。而且是在这样一个黑漆漆的夜里，这般诡异情景，着实让人害怕。

欧阳平咽了口唾沫道：“齐老大，那这赶尸客为什么不在白天行走，偏偏要在这漆黑的夜里？”

齐云坚低声道：“老弟，这你就有所不知。这赶尸客一般都是昼伏夜出。除非迫不得已，才在白天赶路。这是赶尸的行规，一贯如此。”

欧阳平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，喃喃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可吓死我了。”

欧阳凡低声道：“齐大哥，这老头要是不注意，让这僵尸跑了，怎么办？”

齐云坚嘿的一声，道：“这僵尸要是跑了，那可就为祸四方了。”

欧阳兄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寒噤。

两人心中俱道：“这适才要是那具僵尸逃脱，咱们这三人岂不是被那僵尸生吞活剥了？”

齐云坚皱眉道：“两位兄弟莫怕，这赶尸客一般都会驱邪伏魔之法，这行走的僵尸也都被贴了辰州符，轻易不会逃脱。到得目的地，将这一具具僵尸放入棺中，到那时又会作法，镇住这僵尸。”

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欧阳平道：“齐老大，咱们还是赶快去那公主坟吧，省得夜长梦多。在这里待得久了，我总感觉脊背后面凉飕飕的。”

欧阳凡皱眉道：“齐大哥，谁说不是呢。咱们还是快快去那公主坟。取完坟里的东西，早些回去吧。”

齐云坚点点头。看了看这座石碑，忽然想起一事，道：“老二，你说你那杆点穴撅就是从这里得来的？”

欧阳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是啊，就是在那边的草丛里。”说着向着这石碑左面数丈外一指。

齐云坚走到那草丛跟前，看了看，见除了地上青草倒伏之外，倒也没有任何异样。也就不再过问，随即领头向那公主坟走了过去。

这赧赧石碑离那公主坟看上去只有数十丈距离，三个人本以为转眼间便能走到那公主坟的跟前，谁知道走了一炷香的工夫，还是没有走到那一座大坟的跟前。

那一座公主坟始终在远处黑黝黝地伫立着。

齐云坚心中一凛，道：“不好。莫不是遇到了鬼打墙？”

忍不住抬头向上一看，只见月亮不知何时已经隐身到一丛黑乎乎的乌云后，从那云影边缘露出一丝惨白色的边际。

齐云坚蓦地停下脚步。

欧阳兄弟也都停下脚步，欧阳平回头问道：“齐老大，怎么啦？”

齐云坚望着这四下里漆黑的夜色，缓缓道：“咱们遇到鬼打墙了。”

欧阳兄弟脸上齐齐变色。

鬼打墙？

欧阳凡心中暗暗叫苦，心道：“不会这么倒霉吧？先是遇到赶尸客，现在又遇到鬼打墙。”忍不住望向齐云坚道：“怎么办，大哥？”顿了一顿道，“要不干脆回去算了。”

齐云坚哼了一声，心道：“老子来都来了，岂能就这样空手回去？”当即斩钉截铁道：“不行。咱们一定要进到这公主坟中。”

说罢，齐云坚眼睛四处乱转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对那欧阳凡道：“把你包袱里的那杆点穴橛拿出来。”

欧阳凡答应一声，解开背后包袱，将那点穴橛取了出来，递到齐云坚的手中。

齐云坚接过那杆点穴橛，握在手中，只觉这杆点穴橛粗细长短似乎是女人所用。男人握在手里，似乎轻了许多。心里一呆，心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听说这点穴橛是盗墓所用，难道这杆点穴橛竟然是一个盗墓女人用的？”在齐云坚心中，真不相信这世上会有盗墓女贼。

齐云坚心道：“且不管它是不是女人所用，先用这杆点穴橛试试看能不能进得了那公主坟。”

当即用那点穴橛在地上刨了一个印痕，然后站起身，慢慢向前行去。